采風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從容

近日跟老同學敘舊。人到中年，必會談到如何面對老和死。有人很怕死，怕死得醜樣，到時臉容不漂亮，怕沒有尊嚴。有人沒那麼怕，不過可能是因為死亡未逼近而已。有個從小到大都很美麗的女同學說，原來她廿多歲開始，就發現一隻眼睛出問題，醫生說是眼底有一處微絲血管滲血，使那眼看東西很矇，幸好另一隻眼睛沒事，可以正常生活、看書、開車，這樣就過了廿多年。這病沒藥可吃，也沒手術可醫。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繼續一天一天從容地生活下去。

說得也是。這同學除了美麗之外，還有一種淡定，是很少人有的。她說就是因為廿多歲已知道患上「不治之症」，一隻眼睛可能慢慢會盲，所以很年輕就學懂放開了，鎮定地過日子。病情沒得揀，態度可以變。

另一宗是我公司一位八十後女孩。兩星期前她拿了幾天假，跟朋友興高采烈去泰國一個小島玩，怎知樂極生悲，在島上騎小型電單車回酒店時翻車，出了意外，眼角割去片肉，手腳也擦傷了，在當地診所縫了幾針，幸好沒斷骨或內出血。馬上回曼谷再回香港，看醫生，洗傷口，照X光，做一大番善後工作。手腳很快沒事了，眼角的傷口前天也去拆線，但就是額上留了條小疤痕。我們都跟她說，不要擔心，過一些日子會淡的，而且現在醫學美容發達，要對付這道小疤不會很難。不過她後來告訴我，拆線那天，看見眉上的新疤，知道以後都要揹着這東西做人，以前是沒的，現在有了，回到寫字樓還是忍不住伏在桌上哭起來。

我們說，要往好處想，今次只受了輕傷，安全回來，已是很幸運。我們鼓勵她多跟人分享感受，不要藏在心裡，想哭就哭出來，要投入正常的生活，別困在家。其實小疤是在頭髮可蓋住的位置，並不顯眼，但女孩子的心事也不難明白。她出事後，說話慢了，人從容了，明白甚麼是危險，甚麼是失去。她長大了。

海闊天空

蘇狄嘉

眼見不為實

鳥取砂丘上有深達四十米的凹地、也有高達五十米的丘陵，有被強風吹出的稱為「風紋」的圖案，也有沙從沙丘表面如雪崩般滑落下來的沙簾，這些壯美的沙丘變化無常，一刻不停。

雖然是「那麼陡」、「那麼高」，但既已來到鳥取砂丘，可不能就此放棄！鼓起勇氣、抖着精神，以四十五度大步大步踏上沙丘斜坡在沙上走，每一步腳都被吸着，想走得快也不行。但想不到，不需十分鐘時間，便爬到沙丘「馬背」，只見眼前豁然開朗，一大片海洋就在前方，是一望無際的日本海！

居高臨下，看着海浪衝擊岸邊的沙灘，有一股突來的衝勁，顧不得「陡」、顧不了「高」，以七十五度的陡角、雙腳插入沙坡、順着跌勢往下滑走，一瞬間便滑抵沙灘，還高興得像小孩子般在海邊玩水！

興盡回頭，望着那早前滑下的陡斜沙坡，一點兒猶疑也沒有了。

下得來，當然也上得去！頓時，令我體會到「不要太相信眼睛所看到的，有時要親自嘗試過，才是最真實的。」

山陰之旅的行程規劃期間，一度想放棄這個玩沙景點，想不到，鳥取砂丘會是這般有趣！據說，這裡在夏季從沙丘頂上可以看見漂浮日本海上的墨魚垂釣漁船的漁火，宛如夢幻；冬季還會舉行「鳥取砂丘幻境」活動，用二十萬個彩燈裝飾沙丘周邊，演繹浪漫。

遊罷鳥取砂丘，重看勅使河原宏於一九六四年導演、改編自日本已故存在主義文學大師安部公房同名小說的《砂丘之女》，看到男主角不停要爬沙逃走，卻沒有成功，心想哪有這樣艱難？是他潛意識裡根本不想成功吧？

■鳥取砂丘。 網上圖片

琴台客聚

黃仲鳴

「隔岸觀花」的批評

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如此評論黃天石：

「黃天石從純文學創作出發，戰後返港才迫於生計，改以傑克筆名，順應出版商的要求，寫起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小說。」

所謂「從純文學創作出發」，實是大謬。初出道的黃天石，所寫的作品，是正統的「鴛鴦蝴蝶派」，這在一些「嚴肅」的文評家眼中，完全不「純」。黃天石本人後來也大徹大悟，曾試棄「鴛蝴」，改寫純文學，但不成功，那才以「傑克」之名寫起流行小說來。但這些流行小說，「情」猶在，有些作品卻加插了「時代風雲」，然只點到即止，仍是「兒女情多」。但單單這些小的「風雲氣」，已令傑克與一般言情小說家迥異，也可從中探究出他的政治思想。這種「言情—國難」的傳統，直追清末的廣東小說家吳趼人，也與民國的張恨水遙相比肩，故文化界中有「南黃北張」的稱號。

一九二一年十月《雙聲》創刊。第一和第二期，黃天石發表了〈碎蕊〉和〈誰之妻〉兩篇小說。這兩篇小說「鴛蝴」味重。黃天石以所謂「放腳式」白話文來書寫，被論者指為「剛由文言解放出來」，是當時「最大的特點」，和「應該說是一種進步」。這種評論不啻是諷刺，因為不久，黃天石就操起文言來了，並且成為正宗的「香港鴛蝴派」。

《雙聲》之後，黃天石出版了兩本文言小說集。其一是《紅心集》第一種〈缺月重圓記〉，另一部是《紅鐙集》。除這兩部外，另有《紅心集》第二種〈對門兒女〉，缺版權頁，料是《紅心集》第一種之後的產品，出版於《紅鐙集》之前。夾在兩部文言之間，這書卻又以「放腳式」白話文書寫。看來，黃天石是在「賣弄」他的文字本領。

《對門兒女》中，篇首黃天石有如此自述：

「天石生道，這個乾燥無味的世界，有什麼『情』可說，做小說的朋友卻偏要造成許多空中樓閣、泣翠啼紅，說個不了，賺取閱者的眼淚，引起情人的煩惱。名士美人，千篇一律，其實茫茫大地，有幾個真名士，有幾個真美人，足供小說家的寫真。說句笑話，把近來出版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捆成一束，美人名士真可量斤出賣哩。」

這對「鴛蝴派」委實是嘲諷。所以，他這部〈對門兒女〉「不願意再談美人名士的豔史，且寫幾個浪婦蕩子，一樣有真性情，一樣有真面目」，其意是棄「才子佳人」模式，來個創新的「浪婦蕩子」式，但不理甚麼式，從「內在形式」來考察，黃天石的創作態度、情調、目的，及較為粗糙的題材和受眾的範圍來看，〈對門兒女〉仍屬「鴛蝴派」。只不過，他撇離「才子佳人」的陳舊模式而已。至於〈缺月重圓記〉和《紅鐙集》，則是正宗的「鴛蝴派」。

內地學人寫的《香港文學史》，只是「隔岸觀花」而已，看不到真實的黃天石。

■這是黃天石的「鴛蝴派」作品。 作者提供圖片

百家廊

王大慶

拜謁道立故居

時堰，范公堤以西的一顆水鄉明珠，里下河地區的千年文明古鎮。它位於鹽城、南通、揚州3市交界處，風清水秀、人傑地靈，清代著名水利學家馮道立就誕生於此。

葡萄成熟的時節，應朋友之邀，我來到時堰作客。來時堰，自然要拜謁馮道立故居。朋友祖上與馮道立是世交，對馮道立比較熟悉，正好可以為我當導遊。馮道立故居位於時堰鎮北堂巷2號，這是一幢清乾隆年間建造的民居。磚木結構，大門朝南，正廳為三開間，格扇門窗，古樸典雅，佔地面積624平方米，為馮氏出生地和長期生活之處。現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鹽城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走進正廳中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橫樑上掛的「孝廉方正」匾額。這是清朝道光皇帝御賜的。

談起御賜的「孝廉方正」匾額，朋友告訴我其中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馮道立博學多才，是清朝第一代留學博士，精通英、法、荷三國語言，曾隨俗參加過試舉，得了個貢生，但他卻無意於功名利祿，一心致力於水利研究，為千萬人民造福。道光十一年，皇上詔他上朝見駕封官，他以《淮揚治水圖說》未成和母病在床等原因，辭不應詔。後來皇上恩賜「孝廉方正」，以示表彰。

環顧四周，兩側廊柱上的一副對聯引起我的注意，上聯為：繪郯檀之圖一卷中已饑已溺，下聯為：熏陽城之化數千家毋訟毋囂。落款為魏源贈。魏源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比馮道立晚生12年，與道立先生同一個時代，兩人相處甚篤。這副對聯是對馮道立在治水方面的卓越才能以及勤學勵行的高尚品質，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

時堰比起蘇北里下河地區的其它水鄉，地勢還要低窪，素有「鍋底」之稱。逢洪水來臨，田地家舍盡遭其淹，人民深受水患之害。馮道立從兒時就目睹家鄉人民常遭洪災，家破人亡的慘景，於是從青少年起就發奮研究前人的水利專著，領悟前人治水的經驗教訓，同時又講究實際，不辭勞苦，多次僱船至長江、淮河、廢黃河、白馬湖、高寶湖、洪澤湖以及范公堤東廣大海濱地區進行實地勘察，訪問當地農民、漁民、樵夫，總結勞動人民在生產勞動中與洪水、海潮作鬥爭的經驗，詳細記錄水利、水文資料，繪製了數以百計的水利圖，付出極大的辛勞。

朋友說，他常聽馮氏後人談起道立先生當年出外勘察水系的細節，有一次馮道立出外勘察淮河等地水系，整整三年未歸，途中向洪澤湖的臨淮口進發時，不意陡降暴雨，狂風把纜繩掙斷，船被驚濤打沉，幸遇船夫奮力救起。而馮道立不辭辛勞為民治水的事跡更是廣為流傳。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天氣炎熱，東台等地河道乾涸了幾個月，很多人都反對在這時疏浚鹽河，馮道立堅持己見，請泰州鹽運判朱沆限令6天竣工，賞賜從厚。時年他已年過半百，卻堅持在烈日下指揮施工，一切井井有條。河挑好後，正逢大雨，上河壩一啟，水從鹽河排出，農田無一受淹，船隻往來，都稱方便。老百姓皆佩服馮道立有遠見，辦事果斷而有魄力。實為治水奇才，「大禹之風」也。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揚州府的疏通海口工程、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洪澤湖暴漲的啟壩洩洪工程等，官方都曾聘請馮道立擔任「高參」，出謀劃策，大見成效。

信步走進故居東側的展覽館，我們看到陳列的道立先生一生所著的40多部水利專著，總結了這位水利奇才一生的治水經驗。其中最著名的是《淮揚治水論》和《淮揚水利圖說》。蘇北里下河地區地勢低窪，加之歷史上黃河奪淮，洪澤湖潰決，致使洪澇災害不斷，歷代朝廷對里下河所處的淮揚地帶的治水都十分重視。至清代，淮揚地區的治水更是蘇北經濟開發的首要問題。在《淮揚治水論》中，馮道立概括「治水之道，不出『疏』、『暢』、『浚』、『束』四法」，深受朝廷器重。解放後人民政府動員幾十萬民工，開挖的「蘇北灌溉總渠」，也是參照此四法，一舉實現了道立先生長堤束水入海、永免洪澇的理想。而《淮揚水利圖說》收淮揚全圖、淮黃交匯入海圖等八幅圖，系統科學地提出了根治蘇北地區、特別是里下河地區水患的具體方案，很多科學設想都具有極大的實用價值。至今在我國水利史上仍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和學術地位。

從展覽館出來，我和朋友一起登上了故居西側院中的天文台。在這座天文台上，馮道立當年夜夜都用購自西洋的長圓筒狀望遠鏡、大羅盤儀器觀察天象，記錄氣象資料，預測天氣變化，預防水患發生。從有關史料得知，馮道立特別重視對無月食現象的研究，經過多年觀察，他得出無月食現象每隔一定的周期交替出現的結論，出現一次間隔11年的無月食年必定相繼出現間隔7年的無月食年，同樣如出現相隔7年的無月食年，繼而必定出現相隔11年的無月食年，兩者合計相隔均為18年，在無月食年裡發生的洪水，日食就成為主導因素。馮道立的這一天文推斷，不但對當時治水提供了科學的預測，而且為後人預防水患提供了借鑒。以長江為例，1951年為無月食年，長江發生了大洪水，繼後18年的1969，1987年亦為無月食年，都出現了大水。由此也驗證了馮道立的「無月食年」學說。

馮道立生於1782年，在人生的79個春秋裡，畢其心血研究水利，鞠躬盡瘁治理水患，一心為民造福，值得後人敬仰。臨別之時，我不由再回首仰望甬道盡頭磚屏上馮道立的畫像，向這位清朝的水利奇才致敬。

■馮道立故居。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阿杜

秋風起三蛇肥

廿年前中秋節前後總常聽到過這一句廣告：「秋風起，三蛇肥」，昨日女兒如風問起「那時指三蛇是指哪三種蛇呢？又抑或泛指秋風起了，蛇類都上足了營養準備過冬，此時吃蛇最是肥美了？」

非也，蛇類眾多人們多是一蛇以概之，說起來方便一些，如通常說：「吃蛇最好是『龍虎鳳大會』。」龍虎鳳便是「蛇、貓、雞」三種肉拆絲合燴成羹，這樣一鍋蛇、貓、雞燴羹集三種高蛋白質肉類精華，味道鮮冶之極，廣東人最喜自食或宴客，補身又好味。但近廿年南中國珠三角漸而無人吃貓，所以「龍虎鳳」自廿年前已近絕跡。不過「三蛇肥」如今仍有人叫，此「三蛇」則指三種毒性極強之蛇，捕蛇者和蛇商都說這三種毒蛇肉合而熬湯羹，補氣血之藥性甚強。現代蛇店很多仍推崇此味，賣給顧客價錢特貴，這蛇店賣之「三蛇」和上述所指之「龍虎鳳」完全不同，乃是專指「過樹榕、金腳帶和飯鏟頭」三種毒蛇，三種都有劇毒。以前賣蛇者都愛拿來嚇唬人，說此三類毒蛇一咬下可以置人死地，甚麼「俾佢噬一噬，唔食廣東米，俾佢鏟一鏟，買定四塊板」，意即是千萬小心，否則給牠們一咬就死，以後魂歸天國不必吃飯，入棺在即了。

三大毒蛇之中，「過樹榕」啡啡黑黑外形，普遍喜在林間榕樹、影樹等樹頂層造巢生活，甚少下地爬行，故稱「過樹」；「金腳帶」喜在矮樹灌木與地洞間築巢，蛇身一節金黃一節啡黑，頗為恐怖，此種蛇游走樹土之間，遇襲才會發怒咬人；而「飯鏟頭」則是雜色扁頭圓身劇毒蛇，風吹草動便衝前咬人，毒液通過勾齒流入人心臟，失救者三、四小時而亡，所以「飯鏟頭」成為中西毒蛇之代表。此三種蛇在粵合稱三蛇，對補氣血強心甚有效益，不過三蛇同買，並不便宜呢。

思旋天地

思旋

「花好月圓人壽」

「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可不是嗎？月圓月缺，不只因你眼中所看到的景象，還包括當時你的心境情緒反應。事實是，月到最圓時正是缺的開始。人生嘛，有如花開花落，運程有高也有低，陰晴圓缺，悲歡離合，只是以平常心去看待，那就是夜夜月圓。若能「燃點自己，照亮別人」誠樂事也！

今年的八月十五中秋節，欣逢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國慶節，香港兩天補假再連周六與周日，共有四天假期，說長不長，話短不短，對於打工仔女來說，總算是快樂事。不少市民早在年初便計劃趁此假期外遊去。金秋情濃，秋高氣爽正是旅遊好季節，扶老攜幼合家度假其樂融融。人生嘛，終日營營役役，有如長開動的機器總需停一停，休整一下再開動。而人嘛，終歸是有生命的，更需要休養生息，勞逸結合。而旅行度假過一下休閒生活，追求「花好月圓人壽」的夢想，不但浪漫也是現實的。

內地老百姓也在享受「十一黃金周」假期，整個內地社會上下流動，十分活躍。旅遊業其實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是有利的。內地在改革開放前以及之初，與三十多年開放改革過程以來，老實說，全民皆享受到旅遊業發達推動經濟繁榮的成果。同樣在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以來，國家不斷施予優惠政策，在旅遊業方面最大恩惠當然是「自由行」，來港度假購物，所謂「吃、喝、玩、樂」全方位受惠，得益者肯定是老闆，打工仔亦因「水漲船高」而提高生活質素，提高就業機會。在香港幾乎是全民就業亦有賴「自由行」開放。問題是，「一個銅板兩面看」，不同角度、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正反結果。在彈丸之地的香港，卻也因「僧多粥少」而刺激到樓價和人工的急速高升，通貨膨脹物價高升苦了貧窮百姓，怨聲不斷，影響政府施政不在話下，同樣也令香港和內地共融磨合受到挑戰。社會穩定無疑也受挑戰。面對不確定因素眾多的未來，老百姓智慧和政府施政能力都受考驗。

淑梅足跡

車淑梅

斯里蘭卡茶園之行

零四年我開始留意斯里蘭卡，南亞海嘯使這個位於印度南部，形如一滴眼淚的國家嚴重受毀，人們流離失所。記得當年某慈善組織要捐一輛麵包車，方便接載傷者就醫，但他們拒絕了，直接要求，捐車不如捐錢。自此，我更加希望親身了解當地人民災後的生活情況。

事隔八年，加拿大世界宣明會邀請我到斯里蘭卡一轉，我第一時間答應，雖然不是到海邊，而是到山區茶園，我也非常樂意。

香港與彼邦時差相距兩個半小時，沒有直航飛機，要在新加坡轉機。到達時已是深夜十一時，機場內依然熱鬧，候機室內四處見到用手吃飯盒的人們，是吃夜宵嗎？

翌日我們晨早趕路，長達五小時的車程絕不苦悶，因為我們竟幸運地跟着同樣往山區進發的小卡車，車上面站立了一隻大笨象，牠四平八穩的，沒有安全帶，象鼻不斷拍打路邊樹枝，煞是有趣，不過山路崎嶇險象環生，一點也不敢睡。

到達茶園心情立即沉重，我會首先探訪一家住在以木枝和黑膠布搭成的小屋的五位小姊妹，兩歲至十二歲，年幼妹妹一直緊抱着那個已舊得面目模糊的膠公仔，室內黑沉沉。上天好像故意配合劇情似的，下着傾盆大雨，屋內屋外一樣濕透。姊姊正指導妹妹做功課，奇怪為何不點起油燈照亮，原來他們買了糧食再無金錢買油。

他們的廚房只有三塊石頭一個煲，煲裡煮着半煲綠色的東西，其實我一直都想知道貧困孩童平日吃的是甚麼，我伸手去取一點品嚐，攝影師即提醒我：「淑梅姐，你真的食嗎？今天才是第一天呀！」我明白，但我每次參加拍攝愛心之旅，我都抱着最大心願，希望將實況作最深入的報道，以往幾次我都沒有機會嘗試，今次我豈能放過，到底那些食物是怎樣的味道？在斯里蘭卡茶園還有甚麼見聞？下星期再續。